

三國志 魏志

卷四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66)	
函號	別	10
		1



魏志卷四

淺草文庫

晉陳壽撰

齊王

芳

高貴鄉公

髦

陳留王

奐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
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為齊
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
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

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熒熒在夜靡所
 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
 元輔摠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
 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
 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
 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
 中其土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
 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
 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
 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傳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
 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汗
 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
 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
 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
 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

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
 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
 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
 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
 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
 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
 在大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
 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
 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
 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
 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
 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持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
 之即死續其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
 毛織以為布

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傳
 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
 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

東將軍蒲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
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
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
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
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
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
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
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
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
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
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
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
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
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
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
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
雍以潁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

司馬宣王率衆拒之

干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

騭寇祖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

隔淮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

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到於堅城之下

御之此為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場騷動民

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

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

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鑿

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六月辛丑退已卯以征東

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

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

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

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

司馬曹直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

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

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

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

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

二月倭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

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

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
 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
 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
 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
 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
 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作謀逆而許褚心動忠義之至遠
 同於日碑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已酉復秦
 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詳也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
 為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空癸
 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

為衛將軍冬十一月祿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
 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
 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
 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母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滅
 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
 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
 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
 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臣
 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有
 此詔則宜遂為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

十叔婢及瘡疾殘病並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

已酉詔曰吾乃當以

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

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

聞乃樹樵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

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

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頽淵

配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相中斬獲數千祖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

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

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

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

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

萬人陸鈔相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

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

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

為中國慮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

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一

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

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

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入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

疆當今宜捐淮漢以南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

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

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疆政脩民一陵

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

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

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

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徒之淮北

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徒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

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

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

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

禮天子之宮有斲磬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資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

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

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

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

書丁謚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

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

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

肅而命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

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

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

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

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

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

臣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

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太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

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

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

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

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

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

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

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

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

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
 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
 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
 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
 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
 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
 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祭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
 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

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
 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

而不至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
 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

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
 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不

利而還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

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
 諸軍唯制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
 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
 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
 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
 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
 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
 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
 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
 疵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

况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

大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專二

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疆或似疆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勅母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母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史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

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蒙不坐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本不欲降我當遣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去以爲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爲所執略往歲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闕閹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鄉侯

食邑千戶諡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

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魏氏春秋曰脩字季先素有業行著名西

州姜維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遇事輒不

克故殺律焉臣松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

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

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

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既不能抗節不

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

也且此自帝即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

之謂也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母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

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

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

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

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

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

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

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

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

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

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逼使越蹈重圍冒突白

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
 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
 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
 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
 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
 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
 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
 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
 特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
 謀廢帝以聞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
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

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
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勸其眾以退大將
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
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鳴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
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
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
未發以放散宮物收付廷尉徒樂浪追
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
 甲戌太后令曰
 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借
 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
 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
 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
 齊以避皇位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
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
后命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
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

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遊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為奏承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冲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疑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頴永寧大僕臣闕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頴昌侯臣會河南尹南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處中護軍永安定侯臣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屢中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驩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鄴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瓌尚書關內侯臣觀臣蝦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浸女色廢相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

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譙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人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周令令狐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譏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志景彈景不避首曰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爾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杓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志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志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定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

魏志卷四十一
三

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携手
 其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
 曰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
 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
 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荅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
 止更共韻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
 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恐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
 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
 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
 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
 奏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

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

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
 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
 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
 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
 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
 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

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
 送者數十人大尉司馬子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
 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
 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
 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
 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
 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
 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
 自欲以璽綬授之

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

帝嗣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

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
 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
 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
 常河南尹蕭持節與少府寮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
 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
 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
五年封郟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
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
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
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儉者
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
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
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
陪位者欣欣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備德音宣明罷
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
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
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
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
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
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
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
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
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
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
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

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

勞士民察寃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

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卓騎將軍郭淮

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

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

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

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此知

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漢紀雖似未成辭

諸可觀傳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魏晉世語慶

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

諸為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為鎮東大將

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

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

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

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

東大將軍胡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冤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

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其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并中乙巳沛王林薨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顛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有夏既衰后相始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其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顛等

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晉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之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動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一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一人君則四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顯亮等議曰二代建國列上而治當其衰弊無士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

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論亡舊文殘缺故動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夏四月庚戌賜大將閻味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軍司馬文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
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
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
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
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
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
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
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
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
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

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
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
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
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
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
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
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
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
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

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夫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洎陳五行民用

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眾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

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帝集載帝自叙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燭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曰直成應嘉名也烟燭之氣神之精也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蕪

庶不忝承奉丞嘗 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 五月鄴及上谷並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冲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賈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

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誣所誣誤者丁
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
親戎隗囂違矣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
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
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已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
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
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
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
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
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

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

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褒冕赤舄事從

豐厚臣松之以爲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

蓋而彌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

才受賞足以醜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

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

與時無嫌終不悅於殊寵坐生執心以叛而愧辱孰甚

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

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

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

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
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
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
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

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陸
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
子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
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
全瓘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
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
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
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搃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群凶外
殄寇虜功濟北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

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
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
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
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
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
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
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
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死將侯音扇動山
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逆鼠得出
音卽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
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伎造爲凶逆
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
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
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
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

表余行狀并脩祭殿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不荆州復辛
 表門間賜穀于斛家後為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辛
 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
 騎將軍王昶為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
 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
 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
 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
 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
 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下卯歲生故名曰小

同魏名臣奏載大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於世色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對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所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請司馬文王曰否文王猶疑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假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臣松之以為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莫之從未知就疑

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或以

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

惠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

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

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

不恐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

朝廷四方皆為之歎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

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

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

令授地曰行矣矣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邪於是

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

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

門左右阿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

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

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

謂我何太傅乎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

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

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

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

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

吾子行矣于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

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
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帥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
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馳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
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
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
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
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
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

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為明帝嗣見其好書
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
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
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
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
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見忿戾

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
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
重便圖為弒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醜毒
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
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
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
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
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馳語
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
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

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逾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

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

之太后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漣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

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

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

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

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禮而升屋醜言悖慢自

下射之方瘡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

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

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嘗

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馬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榮陽數日而難作六月癸

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奉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甘露二年封

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

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威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

所以辨章公制宜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
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
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
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
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曾
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
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
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
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
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
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
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沔陽鎮西將軍鄧艾拒
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
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
乃止夏五月詔曰蜀叢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
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
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

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難
巢窟用力為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
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
首尾蹙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
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
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十
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眾伐蜀所至輒克是
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
冲為太保壬子分益州為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
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為
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
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為眾所討
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
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
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顛為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封
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大尉王
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
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
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
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
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

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
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丁亥封劉禪

為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

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晉

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

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

藏于相國府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初自平蜀

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

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

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

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眾人皆使

下議倉卒之際莫不敬焉懼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

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

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

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

相國已率三十萬眾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眾

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

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宜

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為部曲將癸卯以

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

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

孫休遣使鄧句勅交趾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
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
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
郡聞興去遂卽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
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譚等詣
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趾將吏
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
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趾諸軍事
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
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

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
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
旣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
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
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
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
勲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
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
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
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

使遺寇僭逾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
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
闡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僞
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巖等糾合五
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
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僞將施
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
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
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輿動
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始知順附和同
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孫或昔在壽春並見虜
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
遣紹南還以或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
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
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兼
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
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
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
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
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官

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
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途
以至沒身賜脩翁倚爵闕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
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
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
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
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緘珍歡以效
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
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遠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

固辭乃止又命晉王鼻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
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
設鍾虞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
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
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
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二丈餘跡長三尺二寸
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
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
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
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

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
 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
 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
 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
 時年二十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
 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
 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
 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
 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

不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
 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魏志卷四終

魏志卷五

晉陳壽撰

武宣下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媯

虞道克隆任妃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
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
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
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
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
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宮十有四等魏
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
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
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
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

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
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
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
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
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

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
只父敬侯堅之以問卜者王旦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
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
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
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

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願我共載歸乎夫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已下之迎乘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夫人何能當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奉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取數具命后自追一具后取其申者太祖問其

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申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至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命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曰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

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臣
 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
 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
 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
 高年白首輒任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
 不愛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
 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常怪吾遇之太薄
 吾自有常德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行行儉日久不能
 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
 恩貸也帝爲太后弟乘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
 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
 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
 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葺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
 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
 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

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
 乃追諡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
 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
 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月進封
 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爲昭烈將軍魏略曰初太后弟秉
 當建安時得爲別部
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
 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
 爲足邪故訖太祖世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
 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賊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賊
 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
 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
 遂見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親敬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欵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又分乘爵封

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

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

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

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

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二歲失父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

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以漢光武五年十一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影方髣見如有人持王衣覆其上者常共恠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竒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詰問之后荅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荅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改以為己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賣物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卽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撫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

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命后與嫂其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

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

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

人云何如此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

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

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摩髮髻以巾拭面

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

后寵愈隆而隔自抱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

廢眾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氏猶急不婉順前後忿

安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猶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二足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過之恩眾

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也

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

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

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

后猶不信曰天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

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

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

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

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

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漢嗟曰此真孝婦也二十

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

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

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

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

夫人我當何憂后之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

賈明以禮自持如此

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

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

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

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

饗國以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

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

愚陋不任染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

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湏秋涼乃更迎后会后

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

綬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

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為大惡邪則

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

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下甄

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諡使

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成化

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

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

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

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諡伏惟先后恭讓

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

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

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諡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

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味者也宜上尊諡

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

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

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

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

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諡曰

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

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

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叙用各有差

賞賜累鉅萬以像為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總

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庠下使像兼
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
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諡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
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
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
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韞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
封皆曰魏昌侯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
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
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
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
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
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
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
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
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代彌
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
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
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
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

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
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士
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
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事
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
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
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
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
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
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於該未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

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揚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溫三人位特進惠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惠暮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其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諡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以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為列侯毅數

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為
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
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永官
至南郡太守謚

敬后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
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
卯生生而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
有異常

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
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

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
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為

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

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
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

妲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
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

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
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

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
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

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
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

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
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
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
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
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承後

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後聞之勅曰諸
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

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
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

各自慎無為罰首魏書曰后常勸表武等曰漢氏椒
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

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占其姜留漸臺

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

是患而便移止柰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

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還

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

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

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

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

帝追諡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

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

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

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

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管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魏略

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葬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

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諸之禍不

獲大歛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

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廢令

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

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

且汝為人子可追讎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

遂逼殺之効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

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

西陵哀子皇帝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辨踊號

眺仰訴痛哭魂之遷幸悲容卑卑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

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彭三母

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胤與化闈

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

災災摧傷魂雖永逝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

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

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諡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

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

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

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特為

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貴嬪

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處

氏遂紕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會騎都尉寵賜隆渥

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會駙馬都尉嘉本典

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合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

動甚虫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孫盛曰古之王

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閔唯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

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

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幽

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綿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

之謂後又加嘉位特進會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

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諡曰

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

愛寵日弛景物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

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

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

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愍陵遷會散騎常侍

後從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

遂沒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

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

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太后父滿為西

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郃陽君芝遷
 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立宣德
 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將
 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直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
 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
 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
 高平陵西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宇而疆
問泰始中疾薨子振嗣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
 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羨追觀陳羣之議棧潛
 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志卷五終

魏志卷五 傳 十三

魏志卷六

晉陳壽撰

董卓 李催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徵官為穎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曼字叔穎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魏志卷六

壽

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

贈卓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

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

子為羽林郎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帶兩轡左右馳射

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繚九

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

戊巳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英雄記曰卓數

戰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凉州復為中

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碇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

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渟滿數

千一獸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

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

住扶風拜前將軍封叅鄉侯徵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

為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

言凉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踴躍

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

將軍事盡心慰郵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

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

行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

州効力邊陲卓再違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

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

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鍾

鼓如洛陽卽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漢記

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

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

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

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逾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

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

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

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蜂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

之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闡豎以除民害從臺

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平之臣聞揚湯止沸不如中

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眾迎帝於北芒

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

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闈曠逐螢火而行

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

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幸眾

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

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

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自初至終無所遺

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

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

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

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

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

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

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英雄記云苗太后之

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

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

昱共攻殺苗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

於朱爵闕下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

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幸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可勝數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卓兵不可勝數

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

鄉里於是以及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

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

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

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

有夫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

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

命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

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

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

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詐

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

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

忝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

眾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

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

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

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

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

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

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卓遷相國封郟侯贊拜不名劔履

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

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

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人

不自保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自

事不解劔立搥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

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毋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樹落中

不復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

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

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

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

凶逾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

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

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已皆

斬之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

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

柰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

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

越驍校尉董卓作亂百寮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

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

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

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

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

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

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度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

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糜沸蟻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強敢有動者以我強兵蹶之可使詭滄海處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壑數千處引京川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處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議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離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辭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議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峭凶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塹瓦一朝可辦我官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揚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虎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而面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特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卓至西京為太師號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榭殺之

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幡時人號曰竿摩車

獻帝記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

伐無道足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
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
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
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晏為左將軍封鄆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
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
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
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
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
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公卿見卓謁拜車下
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卓不為禮招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山陽公
載記曰
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
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
為御史中丞拜於卓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
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自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
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耳卓笑
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

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
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
默然遂與嵩和解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英
雄
記曰郿去長安
二百六十里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當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
元卓豫施帳
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
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問會者皆戰慄亡
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
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
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傅子曰靈
帝時榜門
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
徒皆入錢上手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

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

以貨取位而况於劉躡唐珍張顯之黨乎風俗通曰

司隸劉躡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法令苛酷

日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顯中常侍張奉弟法合苛酷

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躡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

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

於是愛憎互起起民多冤死悉椎破銅人鍾虞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

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於是貨輕而物

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

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

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

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

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

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

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

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人

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蹶不前卓

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裹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

淨微風不起曼黃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郾皆還為其羣

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

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郾者斂聚董氏尸於其

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

尸吏暝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

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郾卓

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長安士庶咸相

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

鬼志卷六

傳

八

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邑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鯨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借邑才咸共諫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生左右後令吾徒受謗議遂殺邑臣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一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勳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

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催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

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

肅敗走弘農布誅肅魏書曰輔懼法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鐵鎖致其旁欲以自

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

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其後輔營

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

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

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眾無所依欲各

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

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

十餘萬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

善也及李催之敗允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之不假

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

人往實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

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

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張番漢紀

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

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

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

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奭城門校尉

崔烈越騎校尉王頑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拔

天子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

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催等

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

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

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

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

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

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

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

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

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權董卓而分其權伺其

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

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狙詐

是以謀濟義成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

漂其棺擲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

為後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

紀張掖人一名多歲韓遂馬騰等降幸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

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

鬼志卷六

傳

九

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
 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
 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催
 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益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糶
 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賣廐馬
 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廐馬直賜
 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閣儲侍少
 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春秋
 此上意不可拒催不從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
 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
 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
 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
 而別催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
 意愛其密催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

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汜與催轉相疑戰關長安中
 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汜與催轉相疑戰關長安中
 典略曰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催與汜婢
 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妻乃以鼓為藥
 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
 不疑催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大醉
 於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催質天子於營燒宮殿
 於是遂生嫌而治兵相攻汜與催轉相疑戰關長安中
 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
 幸其營夜有亡告催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
 牽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
 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
 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
 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
 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
 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脯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
 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
 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
 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

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鳩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干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會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催書問侍中常洽曰催弟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

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
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

欲手刃之
中郎將楊密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確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催帶二刀手復與鞭台持一月侍中侍郎見催帶

仗者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碩催州里素與催通語催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謂者僕射皇甫屬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命和催汜鄠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和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之鄠荅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曼承讓以為無謀也今將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尚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催不納鄠言而呵之令出鄠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從詔辭

魏志卷六
傳

語不順侍中胡邈為催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邈答曰胡故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催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邈答語切恐催聞之便勅遣邈邈裁出營門催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邈忠直縱令去還答催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將楊奉與催軍催自以為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催眾叛稍衰弱張

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

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

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

咸呼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鄙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

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汜悔遣

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

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催汜大戰奉兵敗催

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弘農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為亂兵

所害三輔夾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

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為

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

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

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濬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

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萌有答在粲集中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

止人家屋中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大

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

師猶有傾覆况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

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為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各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以刃標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諸將不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揚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問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村秋屯帥張宣所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日催頭至有詔高縣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郟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

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爲衛尉
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
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
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
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
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華嶠漢書曰安字

重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敞爲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命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紹卽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爲

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公貴戚權豪自太祖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諧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問文開

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

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安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
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况於所後而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

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續漢書曰紹使客張

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過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

與紹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請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實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專留變

生後機禍至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闈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關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遠兆

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宜聞天下公欲廢
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
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
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爲
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
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爲甚卓
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
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峭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
豈然哉此語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志城門校尉
妄之甚矣

伍瓊議郎何顥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
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
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
故吏徧於天下若收彙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
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郎鄉侯紹遂

以渤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
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
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
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雄記曰逢紀
說紹曰將軍舉

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
糧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
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
害爲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
而瓚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
穎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
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

爲之柰何謀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恒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甘哺乳立可餓殺柰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

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

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

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

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散

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

各已離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

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上崩是解明

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

忠故舍遣子齋冀州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趙說

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

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

大河之北合四川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

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

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

表授為監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犬

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

馬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聘

李合必能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齋詔書

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漢末名士錄曰班字李

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搬濟人士世謂之八

廚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

河內解釋義兵臣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狗軍

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

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內以

天子為藩屏勿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

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

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繫鼓此悖

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

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

之所難然耻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

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

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

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

及河伯事在搜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

魏志卷之六

傳

六

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英雄記曰紹以河內

先時為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

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

麻紹亦立收漢殺之馥

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

魏志卷之六

傳

六

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

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也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瓚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呼直前衝突瓚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帳下疆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逆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疆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

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胡亥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虞容諸將共會蜀魏郡兵及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丘丘乃還紹到遂屯丘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壹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干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

之幸也。魏義後恃功，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而驕恣，紹乃殺之。

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郵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選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合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厚干

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曰：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收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紹讓侯不受項之擊破。

太祖聞而以大將軍留于讓於紹。紹讓侯不受項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

曲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上簿。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史，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大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英雄記載太祖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出長子譚為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今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

鬼志卷之二
一
三

楷東琰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不欣戴之矣然信
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彦孔
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脩等備官而已然能
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
面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
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
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
一招命賢士不就不彊棄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

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配

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率

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世語曰紹士卒五萬騎八

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眾由此推之但冀州

勝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平紹之大舉必悉師而

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

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

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

隔我玉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

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

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

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氏譬若

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恃眾憑疆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

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

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

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

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

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

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

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
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

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
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過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

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

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

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

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

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

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

中常侍與左信徐璜並作妖孽養食放橫傷化虐民以

高乞匄擄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

傾覆重器操贅閣遺醜本無令德傑佼鋒俠好亂樂禍

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

劔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

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

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帥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

輯表行東郡太守交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賊

威柄與復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

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

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

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踰據無所幕府

唯獨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

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交土之民而有大道於操也後

會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

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

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

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

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

銜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

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皆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

魏志卷六

傳

三

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繒纛流坑奔塞路舉手注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充
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
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
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
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
征計公孫瓚疆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
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
行人發露墳亦梟夷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
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
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
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深大軍汎黃
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掃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
庭若舉火火以熾飛蓬覆滄海而沃燥炭有何不消
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
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
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
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俠雖驍勇不可獨任

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

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上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

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十兄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仗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

謂也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

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獻帝傳曰紹將濟河且授諫曰勝負變化

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

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太祖還官渡沮

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

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通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

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

言旛動而鼓說曰旛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紹為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

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

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

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

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

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

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

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

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

沮授不及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二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

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途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

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習

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

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

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

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

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

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

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

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

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决成敗於一戰若不如
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為沮眾械繫之
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
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
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天資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
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闕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
袁紹起義甲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
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譏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士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
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
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戒喜曰紹必敗矣

及紹奔遁復日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
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
之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
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大諸侯
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
彼樂土言去亂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
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
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而紹妻劉氏愛尚稱其才
紹亦奇其貌欲以為後未顯而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
圖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
紹於地下乃髡頭黑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畫殺死者之
家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
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

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

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

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

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其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

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

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

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

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

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

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

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

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

公姐殞四海悼心賢胤系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下旂

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脊絕為異身若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

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

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句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

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滴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

耻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

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隊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又遺

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

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
害而定王業非疆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
爲尤誅兇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
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
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
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
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
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
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此
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
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
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
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
留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
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獻欬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
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瞶而立輒蒯瞶爲不
道人戚以篡衛師代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
以拒之是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
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賢足
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
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
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出入
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誣媚文
亂譏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
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白疑
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疆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
選擇戰十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
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旂麾戰爲鳴行賦爲幣上
雖傾倉覆庫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慈
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唇齒輔車不相爲賜謂
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
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
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
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
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
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
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
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定具而
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

魏志卷之二

傳

三

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
 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
 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
 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
 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矣
 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
 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賦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
 無所逃命因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士崩瓦解
 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脩來克已復
 禮追還孔懷如物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
 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
 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
 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
 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十國亂家禮有
 常刑故奮熒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
 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
 祖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
 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珞典略曰譚
 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
 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
 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
 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
 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
 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
 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
 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
 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
 之廣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
 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

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
 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遂擊之敗還
 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
 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
 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
 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
 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摠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

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
 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逾以馬鞭擊其頭罵之
 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
 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
 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
 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
 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
 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
 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
 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
 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回曰我君在北
 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
 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
 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躬之日方逃身於
 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
 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
 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高幹以并州降復以
 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其陵安平勃海河間

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
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
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
及圖等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
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皆哀向曹陳兵數萬
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軟至別駕
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
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
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
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

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

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

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

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
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

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

其首典略曰尚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

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爲說於國家乃先置

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

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

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
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

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
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比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覺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

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比面乎違天不詳履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獻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與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狗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耻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况非君命乎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温字元梯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為揚州瑀字公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

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

不遣三輔典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

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

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時

術相下邳陳瑋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瑋俱公族子孫

少共交游書與瑋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

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

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

事子實為吾心膂瑋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

必致瑋瑋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

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

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

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

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

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

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

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

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

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

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

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烜之符命遂僭號

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

次又見識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

號稱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茲

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

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

軍管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焉氏以

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

絞殺懸之則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歛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破

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嵩山復為所拒

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

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

提挈家政在家門臺家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

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工

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比大論

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

手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

眾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樹下尚有麥屑

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榻牀上歎息良久

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

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人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

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紀

道是故蓬伯玉耻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以矯俗也

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

合兵軍襄陽司馬虎戰略曰劉表之物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

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

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

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與策乎表復問越越曰治

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

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

負而至矣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桑之言雍季之

論也異度之計勇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段部曲唯江夏賊張

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袁術之在南陽也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

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

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

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書

春秋曰表荅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荆

州屬官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

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

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強

不順表薄其為人不堪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

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闢立學宮博求儒士使其基母聞宋忠

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

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

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

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

不然固將澤所從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

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

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

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為

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

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

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

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

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傳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

都許君為我觀其象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各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

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

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宮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

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
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
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
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
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
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
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

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

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

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于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

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

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

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

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

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

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

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

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

巽對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

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

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

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

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

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

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傳子曰巽字公悌瑗偉博

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

書郎後客荆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為侍中太和初卒翼在荆州日履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翼弟子殿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軍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徵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荆州以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則

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後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繁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驚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寶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末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荆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荆異度耳建安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嵩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嵩大鴻臚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鄴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註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

臚甲 義侍中 義章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

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

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

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

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頰修章表而不獲

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

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

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

翼戴天子緩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

若即策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

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

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

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

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

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

遣刺客殺之 犖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

論四首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

見發表及妻身形 如生分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心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

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牛卓而銅

人豈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為桀紂

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

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

定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

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豪芒之功纖介之善

而倡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

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

終未足見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跨蹈漢

南紹膺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

鬼志卷之六 傳 七

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魏志卷六

傳

魏志

魏志卷六終

魏志卷七

晉陳壽撰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

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

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貴門拜執金吾

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
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
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
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
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
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為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
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
接納之後布請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
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

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
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
司造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
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
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
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臣松之
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將數百騎出武關
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旬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
覆拒而不受此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
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時人語曰大
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益
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
為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

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是貴也布未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為已死明日與張揚合紹令

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其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揚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州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為盟主有驕於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

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
 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
 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
 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
 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
 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
 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
 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
 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
 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
 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

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邈從布
 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

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

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

中人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

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

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昔禍將益世莊周之稱郊祭犧

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

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

諫稱尊號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

未詳孰是

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
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
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
遂其頭首爲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
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逾所
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還

通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
 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
 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遠年攻戰軍糧
 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駭罪復
 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
 下邳與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奉休甫
 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
 之郡而太相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借號欲以尚為
 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
 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
 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
 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
 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誼來
 謂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
 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關將軍來東
 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楊兵悉開門
 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
 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
 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請廳事閣外同聲大

呼攻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視
 衣相將從溺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
 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
 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
 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
 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
 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
 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
 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術遣將紀靈
 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眾
 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
 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比連太
 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
 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
 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

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
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
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
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
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
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
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
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
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

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

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

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

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
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
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
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
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
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
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
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
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
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
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箝
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
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登見太祖因陳
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
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
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
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
怒拔戟斫杙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
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
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
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
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
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

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
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鷄勢不俱
棲可解離也布用此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
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九

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
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
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
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
得書即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
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
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
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疆盛常
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
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
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
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

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
比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瑯琊相治書保城
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
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
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
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昔與下邳相去不
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
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
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
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
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
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顛
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
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救引還
下邳霸後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
復與布和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
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

其計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
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酒

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
無相困我自當明公陳宮曰逾賊曹操何等明公今

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

敗走還保城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
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

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救耳布破
明上亦破也術時借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

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
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

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
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

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兵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
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

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
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

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
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

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
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
厚公臺不過過於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軍
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不

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
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整圍之三月

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

日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

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

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猪五斗

酒自入詣布前跪言聞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

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

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

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布與其麾下登白

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眾降

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

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

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

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

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因指備曰是見最叵信者英雄

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

太祖曰卿昔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默然獻帝春秋

曰布問太祖曰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

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孤恨不早相得

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為股肱之力

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

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

也其眾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於是縊殺布布與宮

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

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為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

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闕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不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能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

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犄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義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

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

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

造次難得此也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方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

藝善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者有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

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秬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

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

矣太祖到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

急布刺姦張弘懼為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吞

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眾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

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

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遇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

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

其可擊乃申令將士伯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

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逃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

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

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其拔郡

隨登老弱繼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郡郡類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

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今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

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

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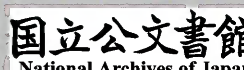
徒府除廬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曼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曼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未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勅

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元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

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
 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
 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
 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
 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
 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
 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頃之諸軍莫適先
 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
 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
 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
 州以撫其眾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是
 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

京畿不暇為民保鄣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
 然軍器尚利戰士尚眾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
 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沈河
 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至
 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
 為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
 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
 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
 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但
 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
 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今



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闕相
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
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北辱雅貺述叙禍
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荅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
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
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
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
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
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詬是非是非之
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

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荅亦冀遙忖
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
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
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
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
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
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
州見侵郡將違牖里之厄陳留克劍兵之謀謀計棲遲
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
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

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啣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兖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

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

濱于死亡劉子瓚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

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動首共遣兵動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

於動紹罪七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

疑此是子瓚也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

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

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

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

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

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

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

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

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

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交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誓力作難

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

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
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
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
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
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
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
使作薄粥眾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
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
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
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

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
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
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勦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
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
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
殺之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
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
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
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途亂而逸超檀立
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
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為怨讎為
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
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
無變通身死於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

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
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
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
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
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
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
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
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
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
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
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終

魏志卷七

何

